

ChLT 1060/4208

22

2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
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
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
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
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
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
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
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
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
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
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
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
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
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

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
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
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覩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
大幾旣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
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
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
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
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
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

可歎息也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真能作功名之會

天兵不得而

晉人事業非有所爲而爲

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微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

二臣皆素位而行

子雲豈足以
塞天性

東晉所用人

謝安

都察以為
驅虎以
孫虎

君子待小人
不得不然
觀中當遊其
息

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
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
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
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
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
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典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
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
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
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
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
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
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
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三十五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三 四

王謝何曾
老子妙處

王導隨波
流

謝安被清虛
弄了

今和秀才

王儉目此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
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
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
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
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
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
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
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
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
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

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車云非晉人之善乃符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
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
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
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
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
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
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
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
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

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泥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旣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旣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持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旣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

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
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
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
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
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
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旣委臣陛

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
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
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
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
矣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
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

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感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

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逸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性理大全 卷六十三
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
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
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
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綱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
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
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
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
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
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
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
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
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
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
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
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
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
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
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
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勅曰賊勢
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
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
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
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
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
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
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

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
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
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今
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
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
驚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
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節可
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旣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
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
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
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
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
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
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
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

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

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
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
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
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
誠當誅但旣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
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
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
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
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
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
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
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
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
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
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
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

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不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
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
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
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
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
之通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
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
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
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
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
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及剛愎不明
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
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上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言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嘗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己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

宣公經濟之學

陸宣公比賈

誼何如

陸宣公比武

侯何如

武侯氣象較

大

市無醉人

武侯氣象剛

大嚴毅

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

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

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

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

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

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脩

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

剛大嚴毅

楊綰

宋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

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

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

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

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

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

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

陽城有待而為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不可

以為可法則不可

性理大全卷之三
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
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
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
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
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
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
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
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
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
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
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
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
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
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
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

元稹教本之

漢高帝王器

規模比三代

宗唐之

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驥驥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

其千古英雄

之將

光武太宗

容于漢高

將軍

將

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習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而致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漢有教
意寓其間

此殆有深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
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
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
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
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
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
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
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
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其意閉匿其
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
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可
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
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
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
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
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
政光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
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
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去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

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曰一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人

性理大全 卷之三 三四 三百六十五
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
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
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
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
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
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
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
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
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
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
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
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
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
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
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
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
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

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
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
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
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
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
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
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
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
理會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
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
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
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
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
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
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
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
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

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
 一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
 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
 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
 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
 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
 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
 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
 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
 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真是無著

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萃作詩
 以為實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珣而未收
 節王肅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
 者不合前誅王肅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
 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為
 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其
 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
 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
 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

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污蹇淺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旣身爲之謀

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三
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
之選卽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旣多便有相
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
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
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不若
孝文而功烈過之何邪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
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
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
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

○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

一宗何爲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
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
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
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爲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大宗識
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
道合而間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關於念慮
而或過於密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三

生理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

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

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滅蠹若輔相

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

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

理不可誣矣

天人交感之
理不可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
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
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
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
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在却且
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
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
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禎切田圖便慨然
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
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
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難也安定以爲當五代
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雖
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
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
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
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
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在

馮道有力

馮道不忠苟
或不智何如

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未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

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

日錢王陞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
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
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
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
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
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
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
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
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

英雄手

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
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
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
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
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
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
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
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
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
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
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
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
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
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
如此

神宗

宗不世出
之生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
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
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
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
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
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
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
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
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
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不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

上萬機之暇卽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卽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
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
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
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 王隨

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
爭取一妻爲其有一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
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
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
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

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于他分甚事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
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
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
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
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
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
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
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
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
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
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
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
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
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予堯

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
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
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
彼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
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旣爲呂公而出豈復更
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
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
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
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
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

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
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
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
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
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
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
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
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
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
爲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
公旣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
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
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
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
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
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
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

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
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
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
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
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
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
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
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
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

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
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
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
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
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
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
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
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

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日稍變其節申公

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馬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

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
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
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
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共果深而有是言
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
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
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公今則是他已去
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深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
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以輻輳敗壞百度
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
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
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
蓋如此若安石剛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
利者陰也陰當隱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
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
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
專講求法度如如似脩身之潔宜是以化民矣然卒
不逮王文正呂正人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

無誠意故也明也。追嘗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是之說，聞之于未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是，懼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

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

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
 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
 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
 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
 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
 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
 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
 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

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
 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
 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
 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
 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
 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
 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

此一事足以塞謗

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一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

君子有過
求無過

慎重得大臣
之體

庶幾前輩
風流

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万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

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人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離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

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此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請練爭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熹在都司曰忠簡公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

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美

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貴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也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

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異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

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踈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

韓世忠已還
否

軍騎見虜

飛忠勇

會之類荀文
若

康侯屬望尤
切

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
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
术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
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术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
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术大敗魏良臣
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
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闌茸然當
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
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

一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
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
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
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
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
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
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
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

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
 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
 晚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
 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
 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
 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
 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
 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
 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
 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

何兄弟有
 五

此是這老子
 由中之言

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
 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
 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金為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
 故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
 章曰此秦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
 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
 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已有又
 不與也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
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
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
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
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
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疑然有守泊然無欲
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

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
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
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
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
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
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
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

生理大全 卷之四 十一 三百九

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
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
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
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
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
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
易情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
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
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
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
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
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
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
可疑也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

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
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
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
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
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使坐講論道義又博
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
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
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
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
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

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德
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
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
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
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
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
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

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

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享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讓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

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
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
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
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
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
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
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
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
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
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

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
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
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
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
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
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
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
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
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
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

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

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

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

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

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守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瞽御之箴瞽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

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

其書春秋尚音有存者

御瞽幾聲之上下

幾猶察其樂

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揀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劓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
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
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
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
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
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
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
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
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

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壘
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
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
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
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
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
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

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意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

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

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

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
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
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
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
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
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
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
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
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
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
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
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
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
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
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
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
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

性理大全 卷之十五 三百七十二
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旣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惘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
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
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
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
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
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
奉粢盛然後卽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
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
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
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
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
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
房闈四方文書非誓御之臣不得上聞于數百年
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宫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
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
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
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
蕃凡以是耳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

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醉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醉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

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

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
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
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
欺中方仗若曹攄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欺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
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
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
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
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
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
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
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
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
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
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
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
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
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
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
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
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
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
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徂
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
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
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

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柰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

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

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
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
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
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
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
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
質自化德器自成理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

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
深宮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
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
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
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
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
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
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
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

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
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
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
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
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
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
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
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
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
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
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
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
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
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
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
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
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

天下君子願
出於朝
君子以直道

聖人之學必
有在

明君以務學
為急

聖學以正心
為要

正心者格物
致中之權

人主

人主

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
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
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
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
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格事物之初之權也六經所載
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
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術者身之本也正心之
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戴
福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也

可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漢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

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

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

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異

無怠晝矣夕以修命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

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

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

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

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

人主讀經師

其意

讀史以唐書

為首

人主心正

則事無不

正

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
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
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
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
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
王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
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

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
主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
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
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
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
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
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
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

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
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
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
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
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
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
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
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
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
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
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
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

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
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
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
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
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
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
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
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
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
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
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
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
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
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
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
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

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

廟滄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
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
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
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龜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
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
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
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
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
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瑀
錢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
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

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
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
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
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
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
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
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
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

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
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
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
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
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
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
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
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
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貴正不貴權

君以知人爲

明

賢者德行甘

學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

吾人如天運

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

賢者不得行

其志

君身出庶

寡欲之君可

道

然後可

後

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
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
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
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
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
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
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
不復也

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
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
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
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
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這箇事體初間只爭此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
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
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湏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

衆人直是有說湏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

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

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

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

衣皆設香案薰香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

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若
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
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
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安
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
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
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
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
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夫水源濁則流汗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

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
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
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
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
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
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
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
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

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
 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
 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
 者為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
 以勲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
 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
 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
 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
 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魯建親賢非私於周公
 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不嘗取賞明矣故曰以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
 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
 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
 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
 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正
 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
 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若此引
 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
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
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
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
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
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
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
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
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
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
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
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
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
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
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
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

遠邇心悅誠服

伊尹任天下之重
人須存伊尹之心

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

在吾人亦合當為
伊尹專以指周公

報君愛民所當為

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

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

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

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

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

不待智者而後知

後知

忠臣藥石之戒

忠臣藥石之戒

戒

正人君子所深願

深願

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

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

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

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

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

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

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

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

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

愛君以周公為法

臣子執威權

未有無禍

月與日遠則

光盛

月與日近則

光微

古人舉善荐

賢不敢自名

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管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思

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公知思及出於已足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新安吳勉學重校

